

男子漢·棒球（野球）！

■ 橫山田 / 旅日北醫校友

王(ON)桑，我心目中的偶像，在70年代，他幾乎是神乎其技的化身，努力加上永不鬆懈的戰鬥精神，強大的自信心，終於成為一代棒球巨星，他的成就恐怕讓後來的人高不可忤了。當此之時，固然是他個人的巔峰狀

態，黃金歲月，但對於球迷而言，也是令人懷念、幸福的日子，因為王桑良好的形象，求勝的鬥志，球迷們只要在王桑出賽的日子裡，都會因對他強烈的信心，而預期勝利時刻的到來，雖然那時巨人隊球星如雲，但沒有一個人風格像他那般突出，金雞獨立的“一本足”稻草人式打法，加上慣有的自信，王桑曾說：「不管防守的隊伍，守備移向左外野或右外野或是縮

小內野，我都無所謂，因為我的目標是把球打出全壘打牆外。」



「哇！嘩！」當小白球在被擊出的那一剎那，高高地飛起，比節慶時放出的五顏六色繽紛的煙火，還要令人興奮。我是多麼希望我的年齡是在七〇年代，在擊出全壘打的那瞬間，我可以和全場的球迷見證這幸福的一刻，我相信在這瞬間，我的心和周遭不知名的人的內

心，澎湃交流，匯為一體，勝利的來臨，更使我們緊緊相擁，生命中彷彿得到莫大的鼓舞，血液為之澎湃，每個人都



感染那像節慶般的歡樂氣氛，不畏艱難，樂觀奮鬥。

然而，王桑給一般日本人更特殊的感受是他明明就是生在日本，長在日本，道道地地的日本本土孩子，但他卻堅持他是中國人，拿中華民國護照，在排外心理相當濃厚的日本人心裡，若不是非常優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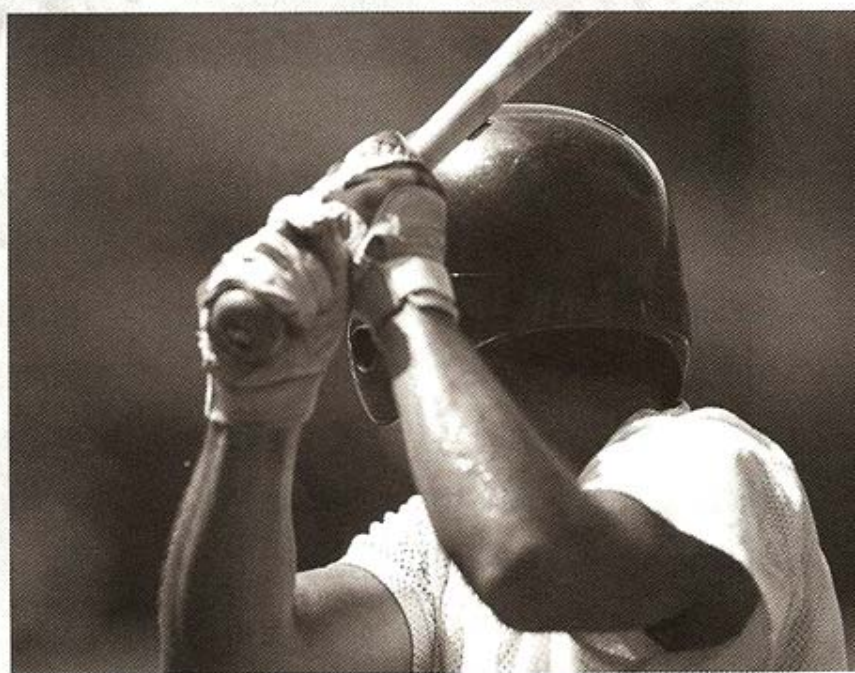




人才，是很不容易進入日本的社交圈子，更遑論說成為日本社會的英雄，我想王桑一開始的堅持是基於父親的理念，深深讓他以流著中國人血液的身體，努力為父親、為中國人爭光，他優異的表現，也使得這個特別的因素，成為一種神祕的力量。手塚蟲治是日本的漫畫之神，在他的傑出作品“怪醫黑傑克”裡，主人翁黑傑克是一個中國人，我私自想，大師恐怕不無受到王桑當時實在太優異表現的影響吧！當此之時，我相信每個知道“王貞治”三個字的中國人，都會以身為中國人為驕傲！

當然，英雄也有落寞，美人也有遲暮的一天，王桑離開球場後，江山代有人才出，新一代再也不像七〇年代的人那麼對他印象深刻，沈寂了一陣子，直到王桑出任巨人隊的監督，這時的巨人隊和七〇年代的巨人隊已經不可同日而語，瘦弱不振的巨人隊需要王桑這塊金字招牌來重振人心，就這樣王桑被賦予重振球

隊的重任，當然一個優秀的球員未必就是一個優秀的監督。王桑在龐大的壓力下認清了做一個監督所受到的掣肘遠遠要超過一個球員，就拿呂明賜選手的例子來說，王桑對呂選手充滿期待，他認為呂的打擊姿勢已經非常完美，但其他人就不這麼想了，太多的意見和一再的調整姿勢，使得呂選手表現大為走樣，呂選手終於無法成為一個王桑，中國人血液的神祕力量不再出現，王桑為了球隊，甚至連他敬愛的父親的喪禮，他都不能出席，雖然王桑為了球隊付出了這麼多，但現實的環境卻逼得他不得不離開球場，和上一次光榮地離開



球場，相信王桑的內心一定感觸良多。

帶著落寞和孤寂，王桑低調地離開日本中心的東京，走入福岡的大榮鷹，這個萬年的B級球隊，正需要過氣英雄的神采來滋潤它，前三年，王桑依然默默地努力，在這裡他可以得到較大的授權，東京的經驗告訴他，他必須堅持他認為對的，他不願再讓呂選手的事件重演。遠在台灣的我，一翻開報紙，啊！大榮隊又輸了，我的心也隨之下沈，我知道王桑一定又咬緊牙關，費盡心血地灌

溉這片新園地，甚至在福岡父老太高期望的落空下，轉為對王桑的不滿、憤怒，王桑通通都忍了下來，但他慣有的自信之火，依然在他內心深處熊熊燃燒；這時，有多少台灣同胞能給予王桑急需的鼓勵呢？對於幾十年都堅持

拿中華民國護照的王桑來說，彷彿中華民國離他很遙遠似的，但在我的心中，了解王桑的鬥志是永不停息的，他永不認輸，他相信他血液中的神祕力量永不消失。

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王桑從絢爛漸漸走向孤寂，同時中華民國這塊招牌也漸漸生鏽起來，而這對於王桑驕傲的堅持，似乎成了一種莫大的諷刺，甚至台灣的領導人回憶他年輕時是個日本人這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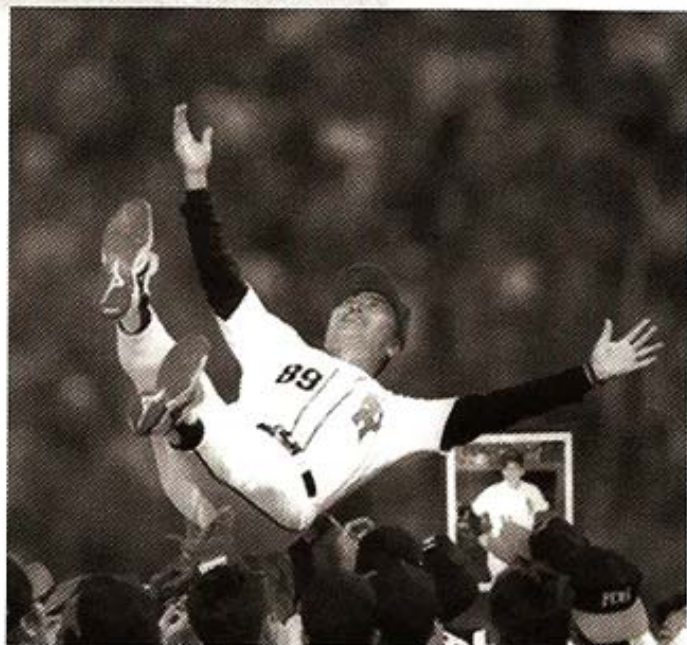
事，因而得到日本人普遍倍感親切而讚揚，相對於王桑，出生在日本，成長在日本，甚至在日本完成他空前絕後的偉大事業卻仍然堅持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完完全全是一個強烈而可笑的對比！我相信王桑在這種環境下，失落而尷尬的心情，真是無以言喻的。

不過今年王桑總算可以一吐胸中的悶氣了，大榮鷹在不被看好的情形下，一舉以四比一擊敗中日隊而贏得日本第一。王

桑的努力，終於可看到收穫，只是不知王桑的心裡，是否仍有一絲絲往日那種以流著中國人血液為驕傲的感覺？

歷史的潮流是無可抵擋的，但在巨潮洪流中偶而也會有小逆流。美國的

棒球巨星貝比魯斯和艾森豪總統，和現在的馬怪爾和柯林頓來比，真正永遠在人們心目中活躍的，千千萬萬平凡的球迷都心知肚明，像王桑這樣傑出的野球員和不因外在環境而忠於堅持的男子漢，將永遠是千千萬萬球迷心中的一盞明燈，至於那些風雲一時的政治人物，再過幾年，恐怕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了。是的！野球萬歲！王桑萬歲！！





愛與 兩個女人的戰爭

■ 林嬌玲 / 牙醫師夫人
誠正國中老師

每次當我的另一半看完門診回到家中，一定有二件事情會發生：一是我會問我先生：「你愛不愛我？」；二是我先生答完後會去問孩子：「你愛不愛我？」。由此可見愛是非常美麗又吸引人的一個字；看到“她”的人很少不心麻麻、情酥酥的。

但「愛」究竟是什麼？正猶如人生是什麼一樣，是如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樣。換言之，是個人根據自我經歷和歲月經驗所綜合歸納的結論。例如天才悲觀哲學家叔本華在“愛與生的苦

惱”一書中就提到：「你是否有罪？我不想去探尋，也毫無所覺。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人，我只知道：愛你。」希臘俗諺說得好「愛神（Eros）啊！你是統治諸神和人類的暴君！」而在中國對愛的見解則有「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這般如此悽美哀怨。由此可見，愛是非常具有獨特色彩的一家之言，也許是一百人就有一百種說法。而且隨著個人的年齡、人生階段、際遇以及環境變遷，而跌宕起伏，相去千里。

至於愛的類別，則大致可分為“大眾之愛”、“兩性之愛”、“家庭之愛”。“愛”族不及備載，今日則以“家庭之

愛”中的二個女人的戰爭——婆媳關係一來加以交換心得（因為我本身也是深受其苦）。自古以來流傳著許多有關婆媳的故事，如中國的「孔雀東南飛」，就深刻描述了一段悲慘的婆媳關係。

焦仲奚與劉蘭芝的故事，因為門不當戶不對，遭到焦母的嚴厲反對，焦母非常瞧不起劉蘭芝的家世，但因為焦仲奚的堅持，最後只好勉強答應。媳婦娶進門之後，婆媳相處不易，但夫妻卻如膠似漆，使婆婆更為憤怒。最後在焦母的安排下，劉蘭芝被娘家的哥哥領回去，而且哥哥想將劉蘭芝改嫁他人。劉蘭芝卻堅持「一女不事二夫」而走上自殺的結局。焦仲奚在知道妻子的心意之後，也悲傷得自殺殉

情。焦母在看到愛兒自殺後，精神受不了而發瘋。

當母親辛辛苦苦的把孩子養育長大，很容易將所有的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把兒子與自己視為一體。事實上，兒子一旦被母親視為一體時，無論與任何人結婚，都無法令母親滿意的。因為她對於“兒子與另一個女人成為一體”的這件事，處於正負情感並存——理性上覺得應該如此，但感情上很不甘願——的狀況，如果母親無法思考這個問題，任何女性均將無法與這樣的婆婆相處。

被母親在無意識下吞噬自我意志而長大的孩子，對於太太與母親無法相處良好的困境，通常心中只有恐懼和害怕，無法思考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也缺乏勇氣去面對自己母親的情緒，只好將問題交給兩個女人自己去解決了。偏偏女人也很無意識



便承接下此任務，使得自古以來婆媳問題就是許多女人「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加上社會中總是要求媳婦要順著婆婆，男人也常說：母親只有一個，而太太可以再娶！使得婆媳總有許多怨氣。當一個女人嫁給一個男人時，她總很想與婆婆有良好的關係，可是當男方一味要求女方配合男方的需求及要求時，原有的善意也會因為妒忌而消失殆盡。但是如果一個女人感受到來自於老公的關係，比所要求更多時，她會自然有能量來解決婆媳之間的歧見。

如果一個女人能將自己的情緒如「螞蟻」的習性，凡事加以分類，自然容易心平氣和，不將情緒和情感混為一談。能有蘆葦的柔軟及智慧，自然是聰慧的。能有在高山上面對異河之水而不懼怕的能力，

如同老鷹般的具有男性勇敢的能量，自然會有無限的勇氣面對人生。所以一個女人的成長過程中，一旦其有這些能力時，便有能力商討問題、解決問題，勇於成為有特色的自己，而不是只將問題留給男性。如此一來，夫妻共同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婚姻怎會不美滿幸福呢？

因此，對於已經在差別教養下長大的我們，唯有讓自己有能力面對真實的生活狀況，想辦法解決彼此之間的矛盾和疏離，才能真正止步於神話的陷阱中。同時也讓自己的生命透過自己的能量，將成長過程中失落的部份尋找回來，再次回歸出生時的完整性，讓男人中有女人，女人中有男人，生命就更具意義了。

參考文獻：

1. 讓愛沒有壓力—廖清碧著
2. 與修說女人—吳修著
3. 至愛無悔—正中書局著
4. 愛與生的苦惱—叔本華著



「海外僑界醫藥衛生 專業人士回國參訪團」記行

臨
床
之
外

■ 許青峰 / 北醫牙科 11 屆

北醫留日牙醫學系校友會副會長



當飛機漸漸下降時，心中湧起了異樣的感覺，畢竟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這種團，也是第一次搭乘 China Airline！

八月的台北，比想像中還熱，水泥所砌出來的叢林更添加了溽暑的反射，老台北的我，實在很難接受台北比高雄熱的事實。

團員 36 名，讓人驚訝的是那群 30 歲左右，年輕醫師的台語和中國語，其造詣之深甚至黃色幽默黑色笑話都可以

來！再一次體會到 from TAIWAN 的決心與毅力。

想到 SARS、說到 SARS，經過了那幾個月的事，許多人現在都還不禁熱淚滿眶；有多少令人傷心、令人感動的故事，在那裡、在那時不斷的重複演出。

來自瑞士的一位醫師建議 SARS 受害人家屬可以控告 WHO “健康上的歧視台灣”，不無勝算，至少可以替台灣宣傳（make a noise？）

遊，心情上類似去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或巴黎的羅浮宮。

倒是八里的十三行博物館（museum of archaeology）是今年四月才完成的。那裡陳列著新鐵器時代台灣人的生活形態。走著、看著心中迴想起無數的共鳴——終於我知道了，這就是我割捨不去的一部份了。

淡江的落日，猶如陳澄波先生所畫的；特別是從佇立在老街山坡上的紅樓，遠眺河口，古色蒼然中一抹夕陽紅，真是不知今夕是何夕。

不曉得是不是加齡的關係，這次好像比以前更容易落淚。尤其是看到憨直的笑臉——那不是多少夢中所難忘的嗎？望著這塊有如母親般的土地，不禁想起到底可以給她什麼呢？緬懷先祖留下的遺產時，忍不住呢喃——台灣將有什麼樣的明天？

“盡心盡力”

PS：1. 本參訪團乃民國92年8月24日至30日在台北舉辦。
2. 本文同時投稿日本台灣醫師聯合會刊第IV號。

白樂崎（前 AIT 主席）日前在李登輝學校發表專題演講時，對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困境提出警訊，他認為美國將越來越難協助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因為越來越少的國際盟友願意協助美國幫助台灣，同時更多的國家著眼於中國的商業利益，這是台灣必須注意的情況。

當然關於加入 WHO，也是這個事實的反應，陳總統就任以來成立跨部會工作小組，加上 NGO 的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即去年來日對我們演講的林世佳小姐）和很多人共同努力之下，是有一定的成果，但只能說再努力！再加油！

值得一提的是七年前成立的國家衛生研究院（美國的 NIH 台灣版），那裡聚集了一群醫藥衛生界的專家，專門在解決現階段醫療上的問題。是一個務實

的機構。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展出內容可算得上 magnificent 加上專業化的導



道安會報

■ 雷鳴 / 中國醫藥大學牙醫學士

當我收到公共工程審察委員會寄來的公文時，種種傳聞的消息開始在我腦海中浮現。我戰戰兢兢地打開公文，果然是一封請我去委員會“喝咖啡”的輔導公文。對我們道路品質維護公司，審察會可以從我們每月申報的工程費內容，決定該公司應否接受調查。過去很多同業，因為申報費用與其他人有異，就必須接受審察會的盤查，他們也會發公文要求你到委員會說明，據那些曾經去過的人說，委員會美其名說是一請貴公司來接受“輔導”，實則根本是把我們視同查獲贓物的小偷一般，一口咬定我們的工程品質有問題，說穿了，根本就是

想大方刪減我們申報的工程費用，想到這裡，不禁背上起了一陣涼意。

也許各位要問審察委員會是否是司法人士？根本不是！他們自己也是工程維護公司，可是當他們接受道路安全工程師公會的邀請，擔任審察委員時，突然之間，好像比我們高了一等，當然，這些委員中，多數是公正清廉人士，但是也不乏有仗恃著他們的審察權，作出一些令人爭議動作的人，畢竟這些審察員，每個月和我們一樣，也都在申報工程費，這也就難怪其他同業會質疑他們是“球員當裁判”了。以我來說，平常我的公司，都是按照工程施行守則進行工程維護的，所以這次

因此好不容易有一位以前在學校的同學好友，願意告訴我有關他的輔導經驗，我感激地請教他，我應如何面對“輔導”？

聽了他的情形之後，我大吃一驚，他說他的公司是因為每條維護道路上的坑洞填補比率過高，就被懷疑工程品質有問題。其實工程界都知道，那幾條道路，本來就是砂石車出沒較多的路段，路基很容易受損。可是審察委員可管不了那麼多，加上現在國家財政困難，上面的意思是希望不要讓道路維修費用升高，因此訂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內規。我的同學（以下簡稱A君）搖頭說，他也是被輔導以後才知道，審察會現在弄了一套軟體，根據歷年的申報資料，只要發現你的申報費用不符合格式，或是不在常規之內，就認定你的工作品質有問題。他舉例說：「你說說看，

接到輔導通知，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心裡真是忐忑不安，為了想更進一步了解，趕快請教某位有過輔導經驗的同業好友。

由於審察會經常在審察公報中，對於被輔導的公司大肆攻擊，如此不但可收“殺雞儆猴”之效，更可以大大表現審察會的政績，弄得我們工程界形成一個刻板印象，那就是那些被輔導的公司好像是被賊俱獲的小偷一般，永無重見天日的一天，以致於很多被輔導的同業，都不願意承認他們被輔導過，而那些原本和我們一樣的審察委員，每次在公報上都會以嚴厲的口氣痛斥那些被輔導的公司是工程界的“一小撮壞份子”，也就是他們的不自愛，壞了好好的一鍋粥；反觀那些委員諸公，也許是熟知審察內規吧！他們工程公司的名字，幾乎未在公報上出現過。



不准我們在填補二級坑洞的同時，一起申報道路清洗費，這個合理嗎？教科書上都沒有這樣寫過，那些人一當了官，好像都不管以前學校裡教授是怎麼教的了！」A君越說越火大。「還有，一條道路一天最多只能填補三個坑洞，這是什麼道理？萬一有人因為坑洞沒補，騎機車摔傷，要求國家賠償，那國家財政不就支出更多嗎？」

看他氣得越說越離題，我趕快把話題拉回來。

「依你看，現在我要怎麼面對輔導會比較好？」我問。

「唉！」他嘆了一口氣。「您也知道，他們原來和我們一樣是工程師，如今搖身一變，成了可以判定我們工程品質好壞的法官，好比他們突然都成了“包青天”，只差額頭上少了個月亮而已，要應付他們其實不過就是盡量滿足其操判別人生死的虛榮心理，切記不要爭辯，表現一副悔改的樣子，如果工程費被刪減，也要認了。否則一旦他們覺得你死不悔改，可能還要調查你公司的所有資料，雞蛋裡挑骨頭，到那時，吃虧的還是你！」

我趕緊把A君的話記下來，奉為圭臬，只是我忍不住向他抱怨說：「我們工程師真的沒什麼尊嚴！」「唉！」他說：「所以我現在都包

一些民間房屋修繕工程，減少對公共工程的依賴，免得受氣…其實這種現象也不是只有發生在我們工程界，我有個牙醫師的朋友，聽說他們也發生和我們類似的問題。」

「哇！是嗎？醫生也會有這種困擾嗎？」我聽了大感意外。

「是啊！他們比我們還慘，打比方說你們公司今天清理道路三條下水道，如果有一條下水道清理品質不合格，你不但三條水道的清理費被刪除，還要按比例放大，另外扣除你10倍的申報費！」「竟然有這種事？」我真不敢相信，看來比起牙醫師，我們道路工程維護公司還算是幸福的。

